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〇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章正論二十卷(二)

〔明〕劉祐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刻本

一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一)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

三五九

文章正論二十卷(二)

〔明〕劉祐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章正論十五卷緒論五卷》提要

文章正論卷之十二末文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萊劉祐撰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東萊徐國校

贈韓通中書令誥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伯府委贖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睠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撫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宋王禹偁曰唐太宗贈姚崇素蒲州刺史諡曰文簡公其妻崔氏自縊于墓前太宗聞之命左右曰王公大臣之妻自縊于墓前此其忠義也朕當厚賜之崔氏曰臣妾之夫死矣臣妾亦將死矣太宗曰卿之夫死矣卿亦將死矣卿之夫死矣卿亦將死矣崔氏曰臣妾之夫死矣臣妾亦將死矣太宗曰卿之夫死矣卿亦將死矣崔氏曰臣妾之夫死矣臣妾亦將死矣

王命不復中興建
之氣未伸
而可卜矣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傷痛悼莫足感動人

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倭僞營開既二帝之崇廕
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
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無辭然事迫於危而
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
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
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
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
撫躬獨在涕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辛之
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鮮大德雖譽
族有壯軀之譽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歸康邦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不平
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伐金之詔不
出於臣子之
本心而特起
於奸情之生
事自伐不服
可以伐人

伐金詔四方詔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
報之讎秦茲醜虜猶托要盟浚生靈之資奉溪壑之
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未庭
而敢為桀桀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
汗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
名師直為正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
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恨

文庫正論卷之二

宋以忠厚立
國而大綱不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如法至英世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恭諫恒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
善上答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共無
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慙益切盡忠補過夙夜寧忘
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乞
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之見所謂冒萬死
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陛下登位已來未嘗
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瘡鑒昭彰雖前
王好諫之心未如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
不唯負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
文章正論卷十二
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之班無
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違違惜身不如馬之代勞
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
詞不敢自隱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又望陛下容而用
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
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宰龍天下弛張廢略舒
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
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
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
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

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
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
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
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
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
能平洎陛下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
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
海之內亦俟霽恩豈謂陛下未嘗賞捷之恩未行策
勳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
之盛威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戎但
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
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大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
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
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葉復思
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策然
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
東之功因此示策勳之信人心解怠者復悅軍功勞
苦者終酬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
善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

之方則方苟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下而天弗違天且弗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

文章正論卷十二

六

悉諸國所供之賦乞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諫諍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言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

文章正論卷十二

七

憲司中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綱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若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敕無誤出

文津正論卷十一
八

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臻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太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辭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模乞陛下俟西苑畢工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

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何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律獄官令枷紐各有短長鉗鑲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該管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畫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繫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體乞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文津正論卷十一
九

第一股言相
之忠者第一
股言相之邪
者末則言相
之無取焉顧
而李愿歸弊
序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
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
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繇至
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夫夙興
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
因舊治。設宰相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丹鳳門即
宰相來朝至此待
王漏及晨而趨朝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若啓行。煌煌火城。相若至止。嚶嚶鸞聲。金門未
開。王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若其
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
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
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陰陽謂
雨。晦災膏沴。音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
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過。相若言焉。時若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
詞以悅之。辨吏弄法。若願聞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怙愎。假寢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若言焉。時若
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取焉。棘寺王禹偁
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乎執政者。

文章正論卷十一

十六

請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辟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有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又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涼共工于幽州。何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文章正論。卷十二。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慎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踰法。法有所據。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殺秦。而始皇復酷於民。并三代之法。悉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

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剝極黜則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固敢增變。竊見近代已來。非法之刑。異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或行絞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斷截手足。坐釘立釘。懸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闕闕。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為變。數歲前。蜀部兩迴作亂。事敗之後。夕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斷截。斷截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斷截斷截。然後就刑。然亦非欲酷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之際。有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使嚴刑可誡。則秦之天下。無一點首

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以來，躋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耻矣。臣愚見以為一人愛民，民誠則懼，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僭偽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臟繫于背，有罪者仍不令鞭背，蓋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文章正論卷十二

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施于毒刑。湯前鋸解，靡所不至。廣民冤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況剖心割脛，獨夫受行之已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耻之。陛下必亦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李相論治

真宗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既與契丹和親。旦問曰。和親何如。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凶逆奏之。旦曰。小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常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人主豈可使一日忘憂懼邪。此衆政他日之憂也。後王欽若丁謂進。道上巡遊。大修宮觀。旦欲諫。則業已同文章正論卷十一
之欲去。則上待之厚。不忍。乃嘆曰。李文靖聖人也。李沆接賓客。寡言。馬亮謂沆弟維曰。外議謂公為亡口。維垂問。達亮言。沆曰。今之朝士。得上殿言事。上封論奏。了亡壅蔽。夕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上有強虜。西有戎遽。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忘言。即世所謂籠罩龍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亡補萬分。惟中

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耳朝廷防制
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即所傷多矣儼人苟一
時之進豈念民邪上問沆曰卿獨亡密啟何也對曰
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之有者
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敢效尤沆常讀論語或問之
沆曰沆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未之能行聖人
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上嘗問沆為政奚先對曰不用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後有薦二
人可用者上曰沆嘗言其非昝子歐陽修曰相殺二
十年後使人主追思其言以何道也蘇頌答曰無心
故也

故也

大事正論

卷十二

十一

蘇頌

北征誠當
急務第恐
未修居臣
池書花賦
解之題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開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
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
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
得契丹納米專輿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
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狀為我有者
蓋有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慮憲忻代來有軍
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援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
生畏威自固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
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米爭小
利此則我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
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我虜不
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外
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
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
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
人如是則邊鄙寧寧則輦運疲輦運疲則河北
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秦織廣務農
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
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

止乎尋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憂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於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

文章正論

卷十二

十八

三十一

臣伏奉聖旨。厚書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毅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具興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兼使賊盜圍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問道將文字。

論澶淵事宜

寇準

臣伏奉聖旨。厚書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毅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具興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兼使賊盜圍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問道將文字。與石普閣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勿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閣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地里。不遙張得倚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棄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士門路。

張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洛州以東
 奇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
 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
 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搜候
 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一或恐萬
 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洛
 之壯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壯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
 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
 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
 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
 是車駕不起轉恐畜我殘害生靈或是鑿輅親征亦
 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
 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聲
 鄙誠伏觀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
 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蕪被犬戎頗之糧糗惟腥
 膾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
 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諫作玉清昭應宮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存膺秘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甓。揮錡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際日之前聞。報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僦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榱桷。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乎。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

奢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鄆。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穀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瘁。卜築。衝冒鬱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瘁。雷雷迅風。拔木飄瓦。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剗闢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還思回慮。微徂念。求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祗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以行。但能損彼規摹。咸其用度。止救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

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即歛為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謂海內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然。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商鑒。若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是旅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元。使忠謹之謀。未行。良為此。

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軍。官為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宮。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昌黎宋之盛
于老也約
朱能之天
中致于靈
之道州半
天下焉能人

諫天書

孫奭

天書傳平孫奭諫其宗也王欽若聞冠率遣其君以作偽也

臣切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離。二人皆坐誅死。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祭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悞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而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塗炭。四海沸騰。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寇。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